

天王星寻猫记：花莲大震后，一场“流量”中的动物救援

“和舆论、其他爱猫人士都无关，是因为他们也在乎。”

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工程人员在天王星大楼上救出一只猫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4月3日一早还不到八点，住在花莲市区一处大楼八楼的洋洋被一阵剧烈的摇晃震醒。在她还在朦胧中时，悬挂在套房墙上的热水器“碰！”的一声掉落，水管因而断裂，喷溅洒出的水很快地蓄积成摊。

洋洋立刻没了睡意，由于担心积水让家具受损，家中那三只猫弄湿了也不好，她决定先把地面擦干。在著手善后时，8点11分，另一次强震来袭。这一次的天摇地动，让洋洋感觉比上一次更加剧烈，反应不及的她跌落在地，一旁的衣柜紧接著倒下，重压在她身上。洋洋试著脱身，但发现以自己的力气完全无法移动笨重的大型衣柜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洋洋回过神来接起还握在手里的手筒，从亲友焦急的询问中，她才知道身下的大楼倾陷了，刚刚让她失去平衡的剧烈摇晃，不只来自地震，还有大楼底层的崩塌。

关心询问的电话不断打来，洋洋一通通地接起，除了让亲友安心，也让自己和外界保持联系。但随著衣柜压在身上的时间越长，她益发感到呼吸困难，手机电量也逐渐见底。

于是，洋洋从初始的相对冷静，到最后，她遏制不住情绪地哭著向亲友一一道别。这样的状态达数小时之久。直到特搜队员进入大楼搜救，在八楼发现衣柜底下的洋洋，众人才合力抬起衣柜，将她带离大楼。在获救之际，洋洋看到一只猫咪闪现而过，但旋即消失在倾斜的屋里。洋洋想带著猫咪一起离开，但她知道眼前的状况并不允许；她只得先离开大楼，前往医院接受治疗。

劫后余生的洋洋，整个心思都还留在大楼中，比起“家没了”的怅然，她与先生更为焦虑还困在危楼里的“三个孩子”：橘子、花花、妹妹。面对三猫去向未明，两人能做的也只有等待，并请求搜救人员在入屋搜救时帮忙拆开饲料，让猫咪们不至于挨饿，才有机会从大楼中逃脱。

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妹妹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## 看见灾区动物

在天王星大楼二十多位受困者中，洋洋是第一个获救的住户，之后其他住户也陆续被救出。4月3日晚上9点10分，最后一名受困住户、住在七楼的康姓女老师遗体被抬出，天王星大楼救援任务宣告完成。

作为天王星大楼倒塌中唯一的罹难者，康老师的死讯受到媒体大幅报导：原先已逃离大楼的她，心系还在屋里的猫，在众人劝阻下依然涉险进入大楼，不料，就在步入建筑物的15秒后，余震袭来，大楼因此崩陷，康老师消失在楼中。直到下午被寻获时，她受困在一楼往二楼的楼梯间，人压在水泥块底下，已失去生命迹象。

在这一晚，“康老师为救猫而罹难”的新闻事件成为社群媒体上备受瞩目的消息。隔天4月4日傍晚，一位花莲猫志工在社群媒体上贴出康老师爱猫的照片，请人们帮忙注意猫咪去向，文章被大量转发，让“康老师的猫”自此有了鲜明的形象。

这是第一次，全台湾有这么多人关心一只受困灾区的动物。

不过，在住户全数被救出后，为了周边居民的安全，拆除大楼成为灾后复原的首要工作。4月5日上午，花莲县政府于天王星大楼前广场[举行祭拜仪式](#)，完毕后，拆除工作正式展开。这段时间，陆续有天王星住户在社群媒体上贴出猫咪协寻文，其中也包括了洋洋，总计有五猫可能还受困大楼中，另有六只大鸡与四只小鸡被饲养在顶楼。但大楼已经塌陷并封锁管制，无法进楼援救的饲主，只能盼望这些小动物能自行逃出。





2024年4月5日，花莲，因地震而倒塌的天王星大楼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4月9日，拆除工作进行到第五天，施工单位拆除到八楼时，七楼铁窗外，赫然出现了一只橘白猫以扭曲的姿态卡在窗内。地震后一周，在已成断垣残壁的建筑中，一只如此鲜明的生命，就这样悬空在大楼外墙，让人无法忽视。

现场紧急停工，一通电话打到花莲县长办公室，救还是不救？县府没有犹豫，立刻调来消防云梯车，由动植物防疫所人员带著麻醉药物，和特搜人员乘上车笼缓缓上升抵达。在兽医徒手援救下，在傍晚5点左右成功将猫救下。这场救猫行动，透过媒体直播画面传送全台。

这是洋洋家三猫之一的橘子。在等待救援时，康老师的爱猫“猫咪”也短暂现身另一窗边，透过媒体直播被眼尖的网友发现。这些画面随著各大新闻台直播和随后的剪辑、截图被广传，成了灾后难得的好消息。

在这一天，关心天王星大楼动物的民众，因为橘子获救、康猫咪的出现，对于其他动物能被救出的期待，被抬升到了高点。

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妹妹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## 救人、救猫与救鸡之争

然而，这场救猫行动并不总是温馨。4月11日，于前一晚抵达花莲、来自北部的救猫志工许男，虽然一度 and 现场人员配合良好，但不过一晚的时间，就因为资讯接收落差，误以为花莲县政府不愿信守承诺，“明明提出了救猫的方法，但却不做”，愤而情绪失控，要求停工，并号召网友打电话责骂县政府。

面对许男对拆除工程的阻挠，更让天王星大楼主委王贞云崩溃跪地大哭，情绪激动之际，她不慎咬破嘴致使满口鲜血，加上许男与当地里长高声争执的画面，在各新闻台、社群媒体迅速传播。一时之间，台湾社会满是对“爱猫人士”的不谅解与质疑：附近居民和工程人员的命不是命吗？在这样对立的舆论中，一群人认为，还不到放弃动物的时候；另一群人则认为，此时还要求救动物，简直是罔顾人命。

不过，这起意外插曲，只是让本就暗潮汹涌的舆论出现破口。尽管有不少声音以人命更为重要作为反对救动物的理由，但其实在两方间做取舍的，从来都不是人命与动物生命——更多时候，是“动物值不值得救”的价值冲突。

早在康老师罹难的消息扩散后，在台湾网路舆论中，就有网友对她返家救猫的行为嗤之以鼻。此后，相较猫饲主迫切盼望动物获救，4月6日，也就是拆除工程的第二天，顶楼鸡的饲主则说：“我平常抓牠们都抓不到，我还请救难人员救鸡，我才不要拿人家的生命开玩笑”，则被一方网友拿来作为“理性代表”，借此挞伐欲救猫者。





花莲天王星大楼上获救的鸡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另一方面，关心鸡安危的声音，更容易感受到反对救援者的恶意：“救下来也是加菜”、“你平常不吃鸡肉吗？”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消遣“救鸡派”的玩笑。也有许多网友在救猫行动中问到“鸡呢？”或许他们并非真正关心鸡的生命，只是想借此讽刺救猫者的道德标准不一致。

这样对动物生命“双重标准”的批评，台湾动物伦理学者、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黄宗洁并不感陌生。她说，在动物议题中，双重标准经常被作为抨击关心动物者的方式，但极端一致的道德标准是种理想，很难实践在生活中；在意猫者和在意鸡者，他们可能在这起事件中，看见受困动物的个体性，因此产生情感连结，当情感连结强烈到一个程度时，就有机会让关心从个别动物身上向外扩展。

黄宗洁说，这次天王星大楼救援行动的情感动员力极大，整个社会对同伴动物共情者有所增加，这些和康老师有非常大的关连，甚至可以说，一定程度上天王星的受困动物都是因康老师而获救——若不是她返回救猫，大楼要尽速拆除的压力、社会习惯的价值观，绝对会压过想要救动物的声音。在这起事件中，人们因为对康老师感到同情，对她的选择产生了同理，因此会希望能帮她实现心愿，对她的猫有了强烈的情感连结。

对比一开始就有名字、有故事的几只猫，受困鸡的个体性，也在拆除期间显现：这些鸡在最初没有名称，但在一只鸡脚被电线缠住，倒吊在天王星裸露的钢筋上、另一只已经离开的鸡因此折返陪伴的画面曝光后，牠们有了“倒吊鸡”、“义气鸡”之名。当动物有了名字，个性被凸显，情感连结便伴随出现。

远离舆论纷争，回到现实层面，是救人、救猫，还是救鸡，在这场地震中，始终都不是单选题。

黄宗洁表示，过往倒塌大楼的拆除团队，多半毫无悬念地只求尽速拆除，但为了这些身在其中的动物，这次天王星大楼的拆除团队无比谨慎，能在工程持续进行的同时，避免伤害动物，“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做了 A，就不能做 BCD，但工程团队证明了，他们能救猫、救鸡，也能把拆除工作做好。”

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橘子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对立的舆论，合作的现场

其实，在天王星倾倒并传出有动物受困的第一时间内，花莲当地就有猫志工前往大楼，自主在附近展开搜索，甚至连负责执行拆除作业的营造公司，都是“想救猫”的一员；但来到现场救援动物的人们只能选择低调，就怕来自外界的纷扰影响工作。

在洋洋还没被带出大楼前，已冲到现场的志工金金和小兆，是其中一只受困猫花花的送养人，从大楼倒塌的那一天开始，两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，从夜晚到凌晨持续在周遭巡视、检查诱捕笼，希望能找到洋洋的三只猫。出院后，洋洋也每天回到现场，期盼著猫咪们能够逃离大楼，在外头现身。

曾在2018年0206花莲地震中受伤，并暂时遗失两只猫的志工薇薇，则是看到康老师罹难的消息，想起了自己多年前躺在医院，而爱猫还在外流浪的焦急心情。她与家人来到现场，连日来默默地在附近街区来回走动，试著找回康猫咪。

出现在大楼底下一同寻猫的人们，不只有像金金、小兆这样与饲主有直接认识关系的人，也有像薇薇一样对康老师有所共情的人，小兆细数应该有超过十人之多，众人彼此本不相识，但都默契一致地在猫咪可能出没的地点安置捕捉设备，“大家就是偶尔遇上了，就交换消息，也才搞清楚原来大楼里总共还有五只猫。”

一天晚上，小兆甚至遇上了负责拆除的营造公司主管小林，一问之下，才发现小林也是在找猫，理由和薇薇很类似：他同样为康老师的罹难感到不舍，希望能帮她找回康猫咪。除了他之外，公司内还有许多人也支持在不影响安全跟工程进度下，尽己所能协助救猫——包括老板在内。



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工程人员在天王星大楼上尝试带走倒塌房子内的猫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从那时开始，每当怪手师傅或其他工程人员发现疑似出现猫的踪影时，他们就会透过主管小林通知志工小兆，请几位猫志工到现场准备，以让猫随时现身时，能有懂猫的人在旁提供建议。

而和许男发生争执的民族里里长张东耀，也是其中一员。

在救猫还没引发大量关注时，他就大力协助猫志工，做了不少现场协调与横向联系工作，白天为灾民奔走，晚上帮忙找猫，“但这次社会对救猫的关注程度，是我从来没料到的。”张东耀说，其实在天王星住户还未被全数救出时，特搜人员就抱了一只猫和一只兔子出来，由他协助送医，当时人们并未特别关心灾区动物。他也忆及，2018年的那场地震，花莲也有几栋大楼倾斜倒塌、许多包括猫在内的动物受困，但没有得到像这次的关注程度。

这样的“高流量”，让在远离灾区之处出现两股声浪：强烈“要求救猫”，以及强烈“反对救猫”的声音。对那些一心挂念著猫咪的人来说，他们容易被贴上“疯狂爱猫人士”的标签；相对地，那些反对在此时救猫优先的声浪，则被视为“理性”、“为现场工作人员著想”——不过，无论支持或反对的声浪，对现场参与的工程人员来说，都是不小的干扰。

“如果知道那里有猫还要挖下去，他们自己也会不忍。”小林说，在舆论压力外，工程人员自己的“不忍心”，也让他们愿意为此多加留心。

在大楼拆除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小林提及，在康猫咪爬上瓦砾堆后，由一名工人徒手抱住猫咪带下地面，他说，有网友就在新闻下留言：“工程人员的命不是命吗？”气得抱著猫的那名工人，直接留言回复对方：“请问你在现场吗？”小林说，只要不会大幅影响工程进度，现场人员都很愿意试著救猫，也会仔细评估安全，“和舆论、其他爱猫人士都无关，是因为他们也在乎。”

气问网友“你在现场吗”的工人嘎造谷慕也告诉我，在猫还没全数救出的那几天，社会氛围让他们做也不是、不做也不是，“一边要救猫，一边要我们别管猫只管拆，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在众人鼓掌声中将猫咪带回地面的嘎造谷慕，先是在高空车笼中对猫咪说“没事没事，乖乖”，这个镜头成为电视新闻一再重播的画面。嘎造谷慕却觉得自己受到太多关注。他说自己愿意上去抓猫，除了不怕高，也是因为想尽快把猫带出，“结束一切纷争。”

我问他，社会对猫的关注会让你们困扰吗，嘎造谷慕说“是”；我再问他，你们自己想救猫吗，他同样给予肯定的回答，“我们不是被迫做这些事。”

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蓮，天王星大樓內的貓橘子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## 救援实境秀下，名不正言不顺的动物救援

天王星寻猫成为这场大震后人们热烈关切的新闻，但对小兆和小林来说，他们只感无奈。

他们对我说，其实当地志工和工程人员前几日一直配合良好，县府在过程中也低调协助，但一次的冲突事件过后，警方对现场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，加上追求流量的媒体紧追不舍——无论是商业媒体，或者前来直播的网红——让政府单位更加紧张。到最后，猫志工甚至无法自行更换诱捕笼的饵料，只能托人把笼子拿到封锁线外、更换食物后再放回，反而增加了救猫的难度。

在多间媒体的直播镜头下，拆除工程被巨细靡遗地放大记录：哪只猫跳了出来、哪只猫尚未现身，都成为新闻焦点，越来越多人在萤幕前感到躁动，迫切想要得知最新进展，并对现场状况大肆揣测。先前戏剧化的冲突场面，也在剪辑后不断在社群媒体上推播，提供两派网友源源不绝的争吵题材。

“直播区之外，还有很多没配戴记者证的记者，假装是一般民众，用偷拍方式想取得更多画面。”小兆说，像是康猫咪的名字被误传成“妞妞”，就是因为有媒体偷录他们播放康老师的呼喊声，虽然他们当下有阻止这样的行为，但最后声音还是流出，让很多人误会康老师喊的“牛牛”是猫的名字，连发音都搞错成“妞妞”，但那其实是康猫咪最喜欢的玩具。

“这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，却让家属不堪其扰，”小兆表示，会有这样的错误资讯流出，就是因为媒体没有经过同意偷录，也不可能向当事人确认资讯正确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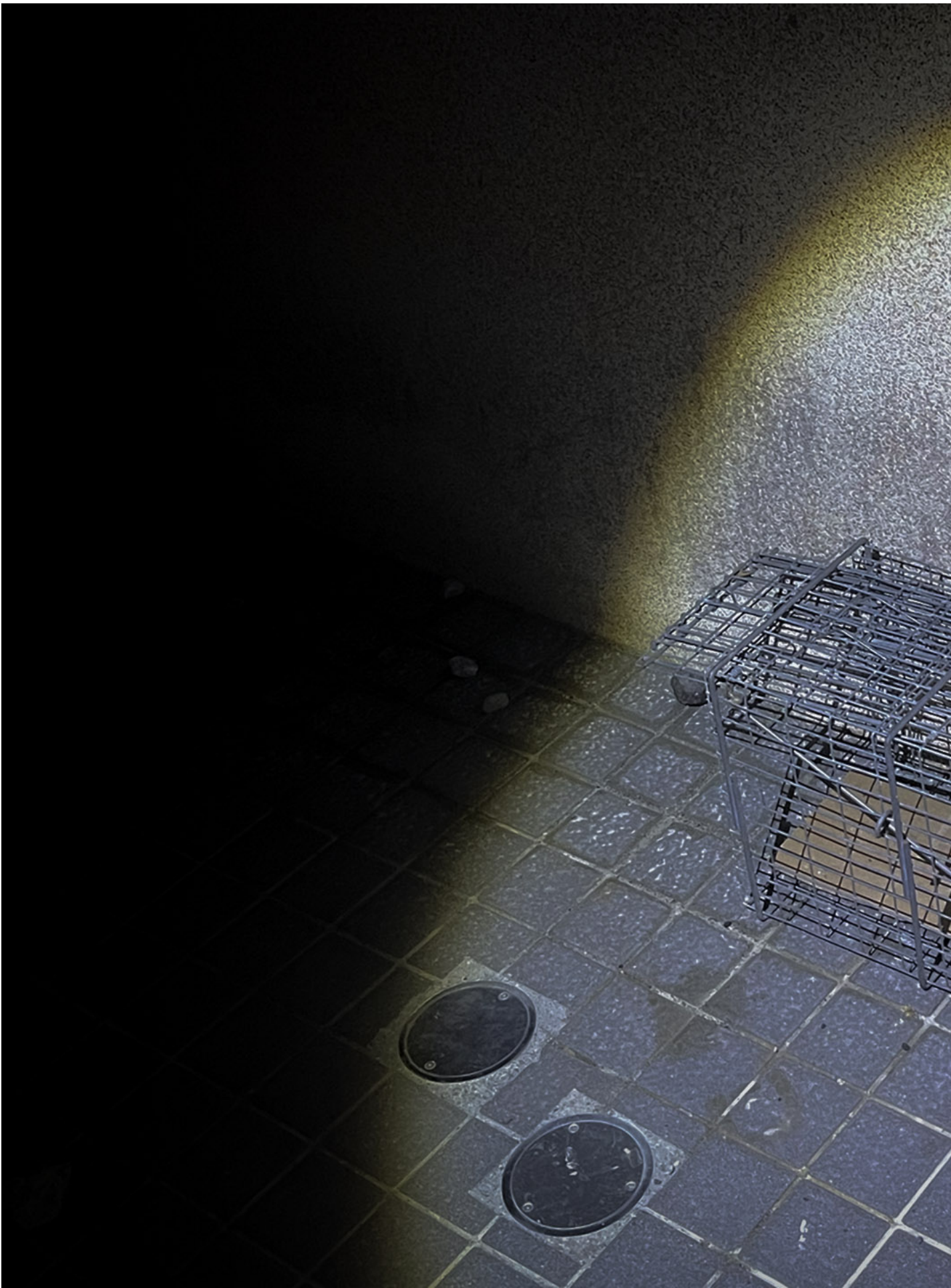
在救援初期，媒体关注一度帮上了忙，让许多网友跟著拆除直播，在画面中帮忙找猫，第一只猫现身时，猫志工希望能募集更多诱捕笼，也是靠著花蓮当地媒体的直播协助传达消息。

小兆认为，媒体拍摄不一定是坏事，例如花蓮的在地新闻网虽然也关注救猫行动、开启直播，但是会先和现场人员确认可以拍摄的范围，也会在贴文中不断更新资讯，避免误会产生。

然而，就在群众失控的关心下，更多的媒体、自媒体为追求流量而拍，无视现场需求，也刻意放大冲突，借此制造话题性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天王星救猫行动成了一场实境秀，被摊开在镜头前让社会议论、指导。

不过事实上，在整起拆除工作中，动物救援都没有被定调为正式项目，都是靠著众人“好心”帮忙、“顺手”救援；在这样的处境下，即便现场人员有心救援，但也“只能做不能说”，陷入一种模糊暧昧的状态。





志工在天王星大楼附近放下的诱捕笼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就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，为了避免舆论纷争，县府和营造公司在救猫行动上，对外发言显得保守；猫志工也选择在最后所有动物都平安救出后，才在社群平台发表感谢这些人员的消息，并陆续透露当初救援的细节。

回归到“本业”来看，如果营造公司出面为救猫行动说话，会不会让人认为他们“不务正业”？如果县府人员“定调”救猫为正式项目，会不会给人感觉“不重视灾民”？又或者，当他们出面揽下这项任务，一旦现场状况真的不允许救猫、只得继续拆除下，会不会引起另一波舆论反弹？

最后，每个人都只能透过“顺手帮忙”、“私下协助”的方式，以一种“不说破”的默契低调付出一己之力。

在救人时，特搜人员能够协助把抓的到的动物带出，但是当救人工作完成后，动物就没了被顺手救援的机会。志工王金谈起六年前倒塌的花莲云翠大楼，就是这样的状况：当年等到大楼拆完，地方爱猫人士在周围放满诱捕笼、轮班巡逻，历经一段时间才找回了一些猫。但也还有几只，至今未曾再出现。

“我相信现场人员‘如果可以’，都是会想救动物的，可是每个人当下都还有他的责任在，搜救人员要先救人、工程人员要赶快拆除。”动保组织“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”（下称动社）议题研究主任林岱瑾说，“因为不忍、因为觉得这是该做的事，他们选择在工作之余多出一份力帮忙，这种状况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不会少见。”

“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的内心，面临这样的挣扎，让他们去承受这些压力。”



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一只猫在天王星大楼上。摄：陈焯燿/端传媒

## 灾难中的动物救援是公众议题

就在天王星大楼的动物救援出现争端之际，4月10日，动社再次提出“[台湾《灾害防救法》纳入专业动物救援](#)”倡议，呼吁政府修法，将只管“人”的《灾害防救法》也加入动物，有清楚的法源依据后，便可推动动物保护中央主机关组成专业的搜救、医疗、暂时安置动物团队，在灾害发生时，即时与救人的搜救队共同进入灾区，透过双方合作，发挥最好的生命救援并维护社会安全。

会说“再次”，是因为早在2020年，该组织就联合多个动保团体提出相同诉求，并于2022年游说立法委员提案修法，但当年内政部虽有排审，但最后则不予修正。

台湾虽然好发地震、台风与水患，但在救灾领域，对动物的处置仍未建立专业。动社副执行长陈玉敏表示，自然灾害不只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害，也威胁被人饲养的动物安全与生存，除了家中的同伴动物，畜牧场的家畜禽、展演场所的各种动物、甚至实验机构里的实验动物等，都可能因为天灾而受难。

虽然台湾地方政府已发展出平时的动物救援机制，但动社表示，受限於灾难相关法规中动物的缺席，即使是专业动物救援人员，除非被判定有需要，否则也无法主动进入灾区协助救援；即便被放行，如果动物救援人员没有接受过灾区行动的相关训练，也相当危险。

林岱瑾举例，和特搜人员一起搭乘云梯、救出橘白猫的防疫所兽医，应该是临时被通知要执行这样的任务，一般兽医很少需要面对在高处、不稳定环境中近距离麻醉动物的状况，“但在那样的状况下，兽医只能硬著头皮上去。”

“还好最后结果非常顺利，但兽医也被猫咬伤，”她问，万一那天她失手让猫摔下来，该怎么办？如果她受了更重的伤，那指派任务的县府又该怎么办？

对林岱瑾来说，灾害中的动物救援不能只靠善心，她表示，他们提出《灾害防救法》中考量动物救援的建议，是希望台湾社会在承平时期就做好准备，不管制度化的方式为何、或是要采取哪种做法，但最核心的精神，就是要建立专业机制。

陈玉敏表示，修法建议绝不是要求救人的人员要肩负救动物的职责，相反的，是要专业分工，让天灾频繁的台湾，能有受过训练、专业专责的动物救援人员；他们和人类的搜救人员相同，需要对灾区现场及动物状况有判断能力，在自身安全为优先的状况下，帮助灾区动物，并包含可能必要的人道处理。

林岱瑾补充，这样的灾难动物救援人员，也不一定来自政府单位，可以来自民间，但需要接受中央政府调度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员的角色要被肯认，要有系统、有训练、有法可循。“这是一个严肃的公众议题，不是个人议题，不应该让特定个人去承担风险与责任。”

“在天王星大楼事件后，我们希望社会能好好讨论未来发生相似状况时，要如何展开专业的动物救援，而不是在一些想像的情境中相互谩骂。”陈玉敏说，这不是“动物要不要被救”这么简单的事而已。





花莲天王星大楼，一只叫欧膩的猫跑进下水道，猫志工帮忙找猫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## 飓风横扫过后，肯认动物救援

这些考量层面，不是台湾动保团体的一厢情愿，也来自其他同样天灾频繁的国家的经验。其中，美国的相关法规已行之有年。

2005年，卡崔娜飓风袭击美国，造成超过一千八百人、十五万只宠物死亡，还有超过五万只的宠物走失，在民间团体的努力下，也只能救到其中的一万五千万只。灾害期间，人们为了救宠物涉险、因为不愿和宠物分开而影响自身获救机会的状况不断发生，有许多人因此死亡。

但那些被成功救援，却被迫和心爱动物分开的人，没有比较幸运。

在一个案例中，救援人员同意一名女子带著狗一起搭船离开，等到她上船后，救援人员却立刻把狗丢下船，并阻止想要上前救狗的女子。这名女性虽然获救，但余生却困在失去狗的阴影中，在十多年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。

当时，美国还没有灾害时刻的动物救援法规，宠物无法一起搭乘交通工具、进入避难处所获救，人们为了这些“家庭成员”放弃获救、冒险留在灾区，或被迫和牠们分开的事件一次次被揭露，都令大众心碎无比。

在惨痛的教训后，2006年美国参众两院以近乎全数的同意票，迅速通过《宠物疏散及运输标准法案》（Pets Evacu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tandards Act，简称 PETS 法案），将宠物与服务性动物纳入联邦灾害规划中，承认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性，据提案议员兰托斯（Tom Lantos）所述，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，从来没有碰过一个法案，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鼓励。

林岱瑾说明，PETS 法案是美国官方灾难动物救援的第一步，虽然还有许多不足的部分，例如只纳入宠物和服务性动物，对宠物的定义也相当限缩，只限于狗、猫、鸟、兔、鼠、龟六类动物，但它是促成后来2022年《为动物健康规划之法案》（Planning for Animal Wellness Act，简称 PAW 法案）的重要背景——PAW 法案涵盖的动物扩展到了宠物、服务性动物和圈养动物，预计将在立法后四年内，完成处理措施和指导方针的制定。

台湾是否能如同美国，在重大灾害后建立起灾难中的动物救援制度，还有待时间验证。幸运的是，在灾区现场，这座动荡小岛上，有著更多友善的人，愿意主动出手相助，而且是“顺手帮很多忙”。

救猫行动尘埃落定，洋洋寻回了三只猫咪，但因为楼垮了，她与先生花了一段时间找寻适合的住所，橘子、花花、妹妹则在金金和小兆为中途猫准备的租屋处生活，并由两人代为照顾。还有不少人看见猫咪们平安归来，就如同找到了自己的猫一样开心，希望洋洋能为三猫开设粉专；协助更新猫咪健康消息的小兆，也收到了许多是否需要物资的询问，她感谢对方心意，并逐一婉拒。

洋洋虽然也转发了动保团体的连署，但对于三猫引起的大骚动，她和志工们还是感到不好意思，忍不住会心想：自己是否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？希望好心人可以把物资捐给更有需要的单位。

强震过后一个月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复常，几经波折，洋洋也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新处所，不久前和先生、橘子、妹妹与花花一起搬进新家。其实这是她近期签约的第二间房了，上一间在入住前被好心邻居提醒“也是危楼”，让她吓得赶紧解约。



曾经因地震而受困、更一度承受失去所有猫的痛苦，让洋洋不愿再冒任何一点风险。不过长居此处的她没有离开花莲的想法，只说“要找坚固一点的房子”。

有时，洋洋仍然会做和地震有关的恶梦，但醒来有家人陪伴，三只猫也在身边，让她安心不少。虽然不知道关于地震的恶梦还会做上多久，但她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展开新的生活。

(为避免受访者生活受扰，洋洋、金金、小兆、薇薇、小林为化名)

[#地震](#) [#花莲](#) [#动物保护](#) [#花莲强震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